

有破有立的台灣比丘尼—— 恆清法師

釋悟因

臺灣佛教的變革與恆清法師的貢獻

自台灣戒嚴時期至解嚴之後，佛教界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革，擺脫了日本佛教的影響，漢傳佛教得以建立並成為台灣佛教的主體。在這一歷史進程中，恆清法師與我共同經歷，各自在不同領域為台灣佛教以及佛教比丘尼奮鬥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成果。恆清法師是一位傑出的佛教比丘尼，她的一生都在為佛教的發展和傳播而努力。她不僅在宗教領域有著深遠的影響，還積極參與佛教與社會的連結，為台灣佛教研究進步做出重要貢獻，成為台灣佛教界的一個重要標誌。

如今，恆清法師功德圓滿，離開人世，我失去了一位可以共同追憶往昔的道友與夥伴。每當回憶起與恆清法師一起度過的時光，我都感到無比的懷念和敬意。她的一生，是對佛教信仰的堅定追求，也是對社會責任的積極承擔。



民國108年11月8日，眾人於香光山寺討論至印度協助藏傳尼師受戒活動，後因疫情取消。前排左恆清法師，前排右為悟因法師。（照片提供：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）

恆清法師的破立精神

我給恆清法師（1943-2024年）一生的注腳是「一位有破有立的台灣比丘尼」。她不僅打破了一些舊有的傳統和觀念，還建立了新的實踐。她的離世，是台灣佛教界的一大損失，但她的精神遺產將永留心中。

恆清法師之「破」的展現

（一）突破佛教僧人大學任教局限

第一破，打破此前佛教僧人未曾進入台灣國立大專院校擔任正式教職的局面。

陳榮基教授（1938年-）曾在恆清法師的追思會（2024年10月27日）上說：「當年，他考上了台灣大學醫學系並進入臺大讀書時，他注意到，在學校周邊分佈著基督教、天主教等多種宗教組織機構，唯獨缺少佛教機構。」在那個時候，基督教和天主教在臺北中山堂演講，而學校也允許他們在大學進行這樣的演講。然而，佛教卻被認為迷信而不准許。所以，很多教授和社會賢達，比如我所知道的慧炬創辦人周宣德居士、周邦道居士、國大代表董正之以及智光老和尚等人，他們覺得這種情況不合理，若持續沿用封閉式、阻絕式的教育模式，怎能培育出對世界與環境具備敏銳感知力的社會青年呢？讓大專青年無法參與佛教相關活動，實在不應該。

因此，各方積極努力，爭取到宗教能夠在大專院校中組建社團。就像台大晨曦社、師大中道社、輔大大千社等社團紛紛創立。與此同時，隨著高等院校學佛氛圍的漸濃，還聽聞有一位名為釋恆清的佛教比丘尼進入台灣大學任教。這著實令人鼓舞，佛教比丘尼得以在台灣國立大學執教，這是史無前例的突破之舉，我們大家眼睛都為之一亮。恆清法師進入台灣大學執教，不只是現代台灣佛教發展的現象，也是台灣佛教比丘尼崛起的代表。

（二）打破專注紙質藏經的印製推廣

第二破，就是打破傳統專注紙質藏經的印製推廣。

恆清法師深刻洞察到科技在現代弘法中的巨大潛力，她號召佛教團體和個人積極籌集資金、招募人才。在1998年，她成立了「中華電子佛典協會」（CBETA），並啟動了《大正藏》的數位化工程。如今，站在21世紀的門檻上回顧這一舉措，我們不得不對恆清法師的遠見卓識表示欽佩。當

年，她來到香光寺找我，我立刻回應並給予支持。這一趨勢不容忽視。從佛教傳入後的藏經翻譯、印刷到數位化，佛教始終走在時代的前沿，帶動整個時代文明的進步。在古籍數位化的過程中，佛典文獻的數位化已經從藏經、寺志，到經論注釋、翻譯和對照研究，始終處於時代的最先端。

（三）衝破佛教教育與社會教育的隔閡

第三破，是打破了佛教教育與一般社會教育的隔閡與偏見。

自清末以來，太虛大師致力於將現代學制引入佛教僧伽教育中，他不僅提倡佛教教育的現代化，還積極實踐，創辦了多所佛學院，旨在培養具有現代知識和佛教素養的僧才。太虛大師的教育思想強調系統辦學，主張長期辦學，學制有計畫，教材有系統，語種有多樣。恆清法師同樣關注佛教教育的發展，並在實踐中做出了顯著貢獻。恆清法師在台灣大學哲學系任教，成為國內第一位任教於國立大學的比丘尼，她開設如來藏思想、隋唐佛教等課程，致力於佛教人才的培育。此外，恆清法師還推動了佛法的傳播。她在臺大成立的佛學研究中心，使佛法研究正式走進大學門檻，這是佛教在台灣推廣的一大步。

恆清法師還發起了全國研究生「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」，為學生提供發表學術成果的平臺。這促進了學術交流，也提升了佛教學術研究的水準。她倡議並促成了「私立學校法」將「宗教研修學院」納入正規教育體系的立法修正，這一舉措，進一步推動了佛教教育的正規化和制度化。

恆清法師之「立」的作為

以上是恆清法師衝破藩籬的貢獻，但這些「破」，都是為了建立。

（一）搭建佛教發展多元平臺，助佛法融入社會

恆清法師建立許多平臺，作為佛教發展橋樑，助佛法融入社會。

我真正感受到，恆清法師是以佛教為念，像CBETA電子佛典的建置，她表示自己不熟悉電腦操作，但由於這樣的工具跟技術是佛教需要，她就積極引入。成立臺大佛學研究中心，在國立大學成立一個佛教資料匯總的資料庫，讓各界都可以使用。為什麼做這些事？她說：「這是佛教公共的事，我做了，讓大家方便，這是對佛教的護持。」

有人說，學者本分是研究，恆清法師不做研究，一直做這些組織性、機械性、事務性的工作，是有虧待身為學者的本分。是研究重要還是修行弘法重要？我認為，兩者都至關重要。

（二）構建佛教傳播新途徑

恆清法師是衝破藩籬的，是強而有力的「破」，這些「破」，是為了建立一個又一個的橋樑。就像英譯大藏經一樣，語言就是橋樑，讓西方人可以理解佛法。文獻數位化，借由電腦、網路的方式，傳播佛法，是現代人接受資訊的方式，這就是佛教所說的契理契機，是適應這個時代需求而做的努力。從此岸到彼岸，這不就是我們常說的六度的「度」嗎？當年，恆清法師前往美國，她對英文抱有濃厚的興趣，並希望將漢文經律翻譯成英文。她還參與英譯大藏經的工作。在參與過程中，她意識到自己有些自不量力，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，並選擇可以繼續深造，這體現了她的

自覺性，願意進修。

六度，是生命的支點，實現自我超越，同時也助他人渡過難關。恆清法師意識到自己仍有著成長的空間，自己弄懂這些，讓自己趴在那上面，讓每個人從她背上安心走過，如同持地菩薩的故事。他看到眾生供奉佛陀，自己卻無物可獻，便將自己俯臥於地，用頭髮鋪成道路，讓眾人踏過。這同樣是一種橋樑，一種將自己作為橋樑的奉獻。在此之前，我們必須相信，自己還有提升和學習的空間。因此，我深受感動，意識到生命的奉獻意味著不斷學習。然而，僅僅學習是不夠的，我們必須將所學付諸實踐，並持續不斷地學習。

（三）恆清法師樹立比丘尼修行標杆

最終成就，恆清法師樹立了現代佛教比丘尼的典範。

1975年，恆清法師在美國三藩市依止宣化上人剃度出家，正式步入佛門。儘管她的受戒過程僅用了兩三天，這可能有些爭議。但在佛教戒律中，如果戒師或授戒程式存在不合規之處，只要戒子不知情且虔誠，戒師雖獲罪，戒子受戒仍然有效。恆清法師正是這樣的情況，因緣雖是如此，她並未因此停滯，反而更加積極地學戒、講戒和翻譯戒律。

受戒之後，修行是一個逐步提升的過程，需要自覺。作為比丘尼，恆清法師深知這一點。她不僅擔任教師的角色，還是一位比丘尼，甚至是一位教授或宗教師。她為自己設定了逐步提升的目標。修行的過程中，雖然不是所有行為都會被檢視，然而，自我覺知、自我覺悟和自我覺醒是非常重要的。恆清法師正是如此，將自己完全投入到佛教修行之中。

香光尼僧團接納了許多優秀的女青年，步入佛門成為比丘尼。她們在出家之後，仍要繼續自我提升與奉獻佛教。出家，受戒過程必須嚴謹審慎，這是修行的基石與開端。出家之後，還須不懈努力，持續自我精進與培養，方可在修行之途有所建樹，不負社會的期許與資源的傾注。

恆清法師所著的《菩提道上的善女人》，展現了她對女性在佛教修行之路的深刻洞察與理解，她自身無疑也是菩提道上善女人的卓越典範。她懷著對佛教發展的熱忱與承擔，全力為西方藏傳佛教尼僧爭取受比丘尼戒的機會，投身於藏傳比丘尼戒恢復的探討。其間，許多會議我也參與其中。1997年，達賴喇嘛訪臺，旨在汲取台灣佛教比丘尼的寶貴經驗，在西華飯店，由我發起並主辦一次意義非凡的會議，交流台灣佛教比丘尼的經驗。此後在2006年與2007年期間，在德國、印度等地舉辦了匯聚世界各傳承佛教領袖及知名佛教學者的研討會，眾人齊聚一堂，深入探討藏傳佛教比丘尼戒律復戒的可行性。在這一系列重要且關鍵的場合裡，恆清法師與我始終在場，但凡存在為佛教比丘尼發聲的機會，我們二人皆未曾有絲毫懈怠與缺席。

對於恆清法師一生的選擇，我尊重並讚歎不已。雖然我與她選擇奉獻佛教的方式不盡相同，時有辯論，但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，那就是以佛教為念，讓佛教屹立於世，並繼續向前進步。

恆清法師對時代的洞察力非常高，她是一位有智慧、有福報、有願力的比丘尼。企盼她去去再來，乘願為人間再創造新的美好與發展。